

戰國策目錄敘

劉 向

周室自文、武始興，崇道德，隆禮義，設辟雍，泮宮，庠序之教，陳禮樂，絃歌移風之化，敘人倫，正夫婦，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，惇篤之行。故仁義之道，滿乎天下，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，遠方慕義，莫不賓服；雅頌歌詠，以思其德。下及康、昭之後，雖有衰德，其綱紀尚明。及春秋時，已四百載矣；然其餘業遺烈，流而未滅。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。五伯之後，時君雖無德，臣輔其君者，若鄭之子產，晉之叔向，齊之晏嬰，挾人君輔政，以並立於中國，猶以義相支持，歌詠以相感，聘觀以相交，期會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。天子之命，猶有所息，會享之國，猶有所恥。小國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。故

劉 向 戰國策目錄敘

古今文選

齊 鐵 恨 主 編

期 二 六 三 第

日六十月一年九十四國民華中
版出日六十、一初月每 刊副報日語國
元 年一閱訂 角 分每售零

孔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為國乎，何有？」周之流化，豈不
大哉？及春秋之後，衆賢輔國者既沒，而禮義衰矣。孔子雖論
詩書，而定禮樂，王道粲然。分明；以匹夫無勢，化之者七十
二人而已，皆天下之俊也。時君莫尚之，是以王道遂用不
興。故曰：非威不立，非勢不行。
仲尼既沒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；道德大廢，
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
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為侯王；詐譎之
國，興立為強。是以轉相放效，後嗣師之，遂相吞滅，併大
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。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
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，渙然道德絕矣！晚世益甚，萬乘之
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蓋為戰國。貪饕無
恥，競進無厭，國異政教，各自制斷。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
，力功爭強，勝者為右。兵革不休，詐偽並起。當此之
時，雖有道德，不得設施。有謀之強，負阻而恃固，連與交
質，重約結誓，以守其國。故孟子曰：孫卿儒術之士，
棄捐於世；而游說權謀之徒，見貴於俗。是以蘇秦、張儀
、公孫衍、陳軫、代、厲之屬，主從橫短長之說，
左右傾側。蘇秦為從，張儀為橫。橫則秦帝，從則楚王。
然當此之時，秦國最雄，諸侯方弱。蘇秦結之，合六國

爲一，以償背秦；秦人恐懼，不敢闕兵於關中，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。然秦國勢便形利，權謀之士，咸先馳之。蘇秦始欲橫，秦弗用，故東合從。及蘇秦死後，張儀連橫，諸侯聽之，西向事秦。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，據嶠、函之阻，跨隨、蜀之饒，聽衆人之策，乘六世之烈，以蠶食六國，兼諸侯，并有天下。仗於詐謀之積，終無信篤之誠，無道德之教，仁義之化，以綴天下之心。任刑罰以爲治，信小術以爲道，遂燔燒詩書，坑殺儒士。上小堯舜，下邈三王。二世愈甚，惠不下施，情不上達；君臣相疑，骨肉相疏；化道淺薄，綱紀壞敗，民不見義而慝於不寧。撫天下十四歲，天下大潰，詐僞之弊也。其比王德，豈不遠哉？孔子曰：「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夫使天下有所恥，故化可致也。苟以詐僞偷活取容，自上爲之，何以率下？秦之敗也，不亦宜乎？

戰國之時，君德淺薄，爲之謀策者，不得不因勢而爲資，據時而爲畫。故其謀扶急持傾，爲一切之權，雖不可以臨國教化，兵革救急之勢也。皆高才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異智，轉危爲安，易亡爲存。亦可喜，皆可觀。

〔題解〕 劉向集先秦所記戰國時事，計東周一篇、西周一篇、秦五篇、齊六篇、楚四篇、趙四篇、魏四篇、韓三篇、燕三篇、宋

衛一篇、中山一篇，共十二國，三十三篇，名戰國策。敘前曰：「中書本號或曰國策，或曰國事，或曰短長，或曰事語，或曰長書，或曰脩書。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，爲之策謀，宜爲戰國策。其書雖春秋以後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年間之事。」今傳有題漢高誘注、宋姚宏校本、附黃丕烈札記本，凡三十三卷（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，宋姚宏校本，附黃丕烈札記本，元吳師道補正本十卷（四部叢刊影印本，元至正十五年刻本）。戰國策故事奇詭新穎，辨詞明快警闢，文章雄肆豪放，爲戰國策士機智之結晶。朱熹謂：「至於亂世之文，則戰國策是也，然有英偉氣，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。」

〔作者〕 劉向（西元前七七—前六年），字子政，本名更生。楚元王交四世孫。初爲諫大夫。宣帝詔選名儒材俊，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。數進對，獻賦頌，上封事，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，詔至切實。元帝時，爲中壘校尉。時外戚王氏擅權，帝數欲用向爲九卿，輒爲王氏所扼。性好學，晝夜讀傳，夜觀星宿，或連旦不寐，經術甚精，爲文淵雅渾厚。成帝時奉詔校定經傳諸子詩賦之屬，作別錄，爲我國言目錄學者之祖。著有賦三十三篇、洪範五行傳十一篇、列女傳八篇、新序十卷、說苑二十卷等。劉向漢書卷三十六有傳，清梅毓編有劉更生年表一卷（續學齋叢書本），錢穆有劉向年譜（燕京學報第七期，又民國十四年燕大印單行本）。本刊已選過列女傳提策救父（三九期）。

〔注釋〕 ① 戰國：天子所設之大學。三輔黃圖：「文王辟雍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，亦曰辟雍，如璧之圓，雍之

② 以水，象教化流行也。——洋宮：古諸侯之學，亦作頤宮。詩經：「洋洋之水。」既作洋宮。箋：「洋洋之言半也。半水者，蓋

東西門以南通水，以北無水也。

⑨ 庫序：古鄉學之名。孟子梁惠王：「庫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。」注：「庫序者，教化之宮也；殷曰序，周曰庠。」

⑩ 人倫：孟子滕文公：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

⑪ 孝悌：善事父母、兄長。刑指：廢置刑罰。

⑫ 雅頌：雅頌歌，以思其德。詩經中大雅：美文王、武王者，有大明、文王有聲；美文王者，有文王、周思齊、聖德。周頌：美文王者，有清廟、維天之命、維清、維禋、賚武王者，有時邁、執說、執見、酌、桓。說見屈萬里詩經釋義。

⑬ 康、昭：康王，名釗，成王之子，在位二十六年。昭王，名瑕，康王之子，在位五十二年。史記周本紀：「成康之際，天下安寧，刑錯四十餘年不用。」又云：「昭王瑣立，王道微缺。」

⑭ 五伯：伯同霸。指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。

⑮ 鄭之子產：鄭大夫公孫僑，字子產。博學多聞，長於政治。相鄭國十年。時當晉楚爭霸，鄭國介於兩大之間，子產當國，以禮自持，晉楚皆敬重之。爲政主寬猛相濟。孔子嘗稱爲惠人。

⑯ 晉之叔向：晉大夫羊舌肸，字叔向。博學多能，以禮讓治國。奉使至楚，楚欲微以所不知而不能。鄭人鑄刑書，叔向遺書子產以規之。治國制刑，不隱於親，子產稱爲古之遺直。

⑰ 晏嬰：字仲，諡平，史稱晏平仲。春秋齊大夫，歷事靈公、莊公、景公，以節儉力行顯於世。莊公爲崔杼所殺，晏嬰伏尸哭之，成禮而去。後人採其行事及諫諍之言，輯爲晏子春秋。

⑱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：聘。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：聘。語里仁。言能以禮讓爲國，則何難之有？

⑲ 榮然：鮮明貌。

⑳ 田氏取齊：周安王十一年（西元前391），齊田和遷其君於海上，食一城。十六年，初命齊田和爲諸侯。二十三年，齊侯貸卒，無子，田氏遂併齊。

㉑ 六卿分晉：晉有世卿六族：范氏、中行氏、知氏、趙氏、韓氏、魏氏，世稱六卿。其後范氏、中行氏、知氏三族，爲趙、韓、魏三家所併，趙、魏、韓之勢益強大，遂分晉而爲諸侯。

㉒ 秦孝公：嬴姓，名渠梁，穆公十六世孫。周顯王八年（西元前361）即位。用商鞅，變易法度，勸農教戰，遂致富強。其後歷一百四十四年而併吞六國。

㉓ 捐：棄也。

㉔ 詐譎：欺騙。

㉕ 師次於野，蒙犯霜露。

㉖ 然：絕滅貌。

㉗ 萬乘之國七：謂齊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秦七強國。

㉘ 千乘之國五：謂東周、西周、宋、衛、中山。

㉙ 敵作：強弱相等。仲，齊等。

㉚ 方伯：殷周時一方諸侯之長。

㉛ 右：上位。

㉜ 交質：互送人質以爲信。

㉝ 孟子：名軻，戰國鄒人。子思再傳弟子，作孟子七篇。後世尊爲亞聖。

㉞ 孫卿：荀況，戰國趙人。時人尊稱爲荀卿；荀孫一音之轉。幼治儒學，曾遊說燕、趙、秦、齊等國。後適楚，終蘭陵令。著有荀子，戰國末年爲儒家大師。

㉟ 蘇秦：戰國洛陽人。師事鬼谷子。周顯王以合縱說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，計約合力抗秦。蘇秦爲縱約長，並相六國。後去燕，客於齊；齊大夫與之爭寵，使人刺殺之。

㊱ 張儀：戰國魏人，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子。蘇秦每數以爲不如。蘇秦以合縱之策連六國以抗秦，恐秦破其策，乃激使張儀之秦，爲秦惠王相。蘇秦死，儀乃以連橫

劉 向 戰國策目錄敘

戰國策目錄敘的語譯

鍾 露 昇

戰國策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為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因上泰皇尊號。始皇乃去泰皇尊號，採上古帝位號，號曰皇帝。

二世：秦始皇少子，名胡亥。始皇崩，李斯、趙高矯詔殺扶蘇，而立之。既即位，趙高用事，峻法嚴刑，肆行誅戮。關東亂起，胡亥為趙高所殺，在位三年。

十四歲：始皇二十六年（西前二二一）滅齊，統一天下，至子嬰。

亡國（前二〇七），僅十四年。孔子曰：語見論語為政篇。民免而無恥：言民幸免刑罰，然而無所羞愧，不能改善。有恥且格：格，正也。言民恥於不善，遂至正遠。

偷活取容：迎合他人以求容身。一切之權：漢書平帝紀顏師古注：「一切者權宜之事，非經常也。」猶如以刀切物，苟取整齊，不顧長短縱橫。

（鍾露昇選註）

周朝從文王、武王開始興起，崇尚道德，提倡禮義，設立辟雍、泮宮、庠序等教育機構，陳設禮樂，故歌，轉移風氣教化，規定人倫，分別夫婦，天下都明白討論事奉父兄長的義理，有敦厚篤實的品行。所以仁義的道，充滿了天下，結果四十多年不用刑罰；遠方仰慕道義，沒有不歸服的。大雅、周頌歌詠的，都為了懷念他們的德行。

到了康王、昭王以後，雖然道德有點兒衰微，綱紀還很明白。到春秋時候，已經四五百年了；可是遺留下來的功業，還流傳不滅。五霸興起，尊奉周天子。五霸以後，當時的國君雖然沒有道德，輔佐的人臣，比如鄭國的子產，晉國的叔向，齊國的晏嬰，其持國君輔導政治，在中原並立，還以道義相支持，以戰術相感化，時問朝見相交往，定

期開會求一致，結盟立誓互相援救。天子的命令，還可以實行；會盟的國家，還知道羞恥。小國有所依靠，百姓有休息的時候。所以孔子說：「能夠以禮讓治國嗎？有甚麼難治？」周朝的流風教化，不是很偉大嗎？

到春秋以後，輔佐國家的賢人去世，禮義就衰微了。孔子講論詩書，制定禮樂，雖然王道明白，因為平民沒有勢力，受感化的只有七十二賢人罷了，都是天下的俊傑。當時的國君不尊重他們，因而王道不振興。所以說：沒有威權，王道不能建立；沒有勢力，王道不能推行。

孔子去世以後，田和篡取齊國，范氏、中行氏、知氏、趙氏、韓氏、魏氏等六卿分割晉國，道德毀廢，上下沒有秩序。到了秦孝公，排除禮讓而注重戰爭，拋棄仁義而使用欺詐，暫時求強盛吧了。那些篡位竊國的人，成了侯王；欺詐的國家，興盛起來成為強國。因此互相做效，子孫學祖先，就互相吞滅，併吞大國，兼併小國，軍隊經年在野外，血流得漫山遍野。父子不相親愛，兄弟不相和睦，夫婦離散，不能保全生命，於是道德滅絕了！末葉更厲害，出一萬輛兵車的有七國，出一千輛兵車的有五國，勢力相等，互相爭權，這就是戰國時代。貪利無恥，競進不止，各個國家的政治教化不同，各國自己判斷。上面沒有天子，下面沒有諸侯首長。用力爭功鬥強，戰勝的居上風。戰爭不停止，欺詐虛偽一齊發生。在這時候，雖然有道德，也不能施行。有計謀的強國，仗着險阻要固，結連與國，交換人質，重複訂約結盟，以便守住國家。所以孟子、荀子這些儒家，被世人拋棄；可是游說權謀的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、陳軫、蘇代、蘇厲等人，主張縱橫短長的學說，左右反復。蘇秦主張合縱，

戰國策目録敘的語譯 鍾露昇

亡國(前二〇七)，僅十四年。
孔子曰：語見論語爲政篇。
民免而無恥：言民幸免刑罰，然而無所羞愧，不能改善。
有恥且格：格，正也。言民恥於不善，遂至正遠。
偷活取容：迎合他人以求容身。
一切之權：漢書平帝紀顏師古注：「一切者權宜之舉，非經常也。猶如以刀切物，苟取整齊，不顧長短縱橫。」
(鍾露昇選註)

二世：秦始皇少子，名胡亥。始皇崩，李斯、趙高矯詔殺扶蘇而立之。既即位，趙高用事，峻法嚴刑，肆行誅戮。關東亂起，胡亥爲趙高所殺，在位三年。
十四歲：始皇二十六年(西前二二一)滅齊，統一天下，至子嬰

戰國策目録敘的語譯

鍾露昇

周朝從文王、武王開始興起，崇尚道德，提倡禮義，設立辟雍、泮宮、庠序等教育機構，陳設禮樂，鼓歌，轉教風氣教化，規定人倫，分別夫婦，天下都明白討賊奉父母兄長的義理，有敦厚篤實的品行。所以仁義的道，充滿了天下，結果四十多年不用刑罰，遠方仰慕道義，沒有不歸服的。大雅、周頌歌頌的，都爲了懷念他們的德行。到了康王、昭王以後，雖然道德有點兒衰微，綱紀還很明白。到春秋時候，已經四五百年了，可是遺留下來的功業，還流傳不滅。五霸興起，尊奉周天子。五霸以後，當時的國君雖然沒有道德，輔佐的人臣，比如鄭國的子產，晉國的叔向，齊國的晏嬰，其持國君輔導政治，在中原並立，還以道義相支持，以戰勝相感化，時問朝見相交往，定

劉向 戰國策目録敘

期開會求一致，結盟立誓互相援救。天子的命令，還可以實行；會盟的國家，還知道羞恥。小國有所依靠，百姓有休息的時候。所以孔子說：「能夠以禮讓治國嗎，有甚麼難治？」周朝的流風教化，不是很大嗎？
到春秋以後，輔佐國家的賢人去世，禮義就衰微了。孔子講論詩書，制定禮樂，雖然王道明明白白，因爲平民沒有勢力，受感化的只有七十二賢人罷了，都是天下的俊傑。當時的國君不尊重他們，因而王道不振興。所以說：沒有威權，王道不能建立；沒有勢力，王道不能推行。
孔子去世以後，田和篡取齊國，范氏、中行氏、知氏、趙氏、韓氏、魏氏等六卿分割晉國；道德廢廢，上下沒有秩序。到了秦孝公，排除禮讓而注重戰爭，拋棄仁義而使用欺詐，暫時求強盛罷了。那些篡位竊國的人，成了侯王；欺詐的國家，興盛起來成爲強國。因此互相做效，子孫學祖先，就互相吞滅，併吞大國，兼併小國，軍隊經年在野外，血流得漫山遍野。父子不相親愛，兄弟不相和睦，夫婦離散，不能保全生命，於是道德滅絕了！末葉更厲害，出一萬輛兵車的有七國，出一千輛兵車的有五國，勢力相等，互相爭權，這就是戰國時代。貪利無恥，競進不止，各個國家的政治教化不同，各國自己判斷。上面沒有天子，下面沒有諸侯首長。用力爭功鬥強，戰勝的居上風。戰爭不停止，欺詐虛僞一齊發生。在這時候，雖然有道德，也不能施行。有計謀的強國，仗着險阻固，結連與國，交換人質，重復訂約結盟，以便守住國家。所以子子、荀子這些儒家，被世人拋棄；可是游說權謀的策士，被相國看重。因此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、陳軫、蘇代、蘇厲等人，主張縱橫短長的學說，左右反復。蘇秦主張合縱，

張儀主張連橫。連橫成功，秦國就稱帝，合縱成功，楚國就王天下。遊說者在邦國，邦國就重要；離間邦國，邦國就被看輕。

可是，在這時候，秦國最強大，諸侯正衰弱。秦國結合他們，聯絡六國成爲一個集團，來抵抗秦國；秦國人害怕，不敢從關中向外窺伺。秦國蘇秦起初要連橫，秦國不採用，所以到東邊去合縱。到蘇秦死後，張儀倡連橫，諸侯聽從他，向西事奉秦國。所以始皇帝藉四面有要塞，佔據崤山、函谷關等險阻，跨有隴西、巴蜀的心腹，聽從衆人的計策，憑藉六代的功績，於是蠶食六國，兼併諸侯，統一天下。仗着詐謀很多，始終不求誠信，沒有道德、仁義的教化，來連繫天下人心。用刑罰來統治，信小手法作正道，於是燒毀詩書，坑殺儒士。上面看不起老成，下面藐視三王。二世更厲害，恩惠不漸給百姓，下情不爲君上所知；君臣互相猜疑，至親彼此疏遠；教化道德淺薄，綱紀破壞衰敗，人民見不到義理就惶惶不安。治理天下十四年，天下就大崩潰，這是欺詐虛僞的毛病啊。跟王道比起來，不是差得很遠嗎？孔子說：「拿政令引導人民，拿刑罰約束人民，人民只求免於犯罪，可是沒有羞恥；如果拿道德來引導，拿禮儀來約束，人民知道羞恥，還能走上正路。」使天下人曉得甚麼是恥辱，教化就可以施行。如果以欺詐虛僞迎合求得安身，在上的這樣做，怎麼統率下屬？秦國的失敗，不是當然的嗎？

戰國時候，國君的道德淺薄，替他謀畫策略的，不得不看情勢作根據，按時候定計畫。所以他們的計畫是扶助危急的、支持傾倒的，只是暫時的權宜計策，雖然不能統治國家，施行教化，也是戰爭時候救急的情勢所產生啊。這些都是高明優秀的人才，揣度當時國君能夠

施行的，獻出奇計的策略智慧，把危險變成平安，把滅亡變成生存。也是可喜的事，都值得一看。

戰國策目錄序

曾 鞏

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，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。臣訪之士大夫家，始盡得其書，正其誤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。

敘曰：向敘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及其後謀詐用，而仁義之路塞，所以大亂。其說既美矣，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則可謂惑於流俗，而不篤於自信者也。

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；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爲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

二帝、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蓋法者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；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爲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，而篤於自信者也。

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，其

設心、注意、偷爲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，其相率而爲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。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，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爲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悟也。

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爲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，此書之不泯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於天下，使當世之人，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後世之人，皆知其說之不可爲，然後以戒則明；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爲神農之言者，有爲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此書之作，則上繼春秋，下至楚、漢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廢也。」

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。崇文總目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。

〔題解〕會纂在北宋寧校國家藏書，重整戰國策，因敘其經過，並述所感爲此篇。明潔淳厚，其爽軼宕，列女傳序、新序目錄序，均爲南豐名作。

〔作者〕會纂（西元一〇一九—一〇八三），字子固，宋南豐（江西南豐）人。少警敏，登嘉祐二年進士。歷知齊、明、毫、

會纂 戰國策目錄序

滄諸州。神宗時，任史館修撰，拜中書舍人，卒年六十五。久與秘書，博學多通。爲文溫潤淵雅，機茂厚重，朱熹、方苞師其作風。學者稱南豐先生。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（四部叢刊本）。宋史卷三百十九有傳。會纂爲作行狀，韓維爲作神道碑。清姚範有南豐年譜一卷（援鵝堂筆記附），楊希閔、周明泰、王煥鑣亦曾爲編年譜。

〔注釋〕

○崇文總目：北宋政府藏書總目錄，王堯臣等奉敕撰。仁宗景祐元年，以昭文、史館、集賢、秘閣四館所藏書，命張觀等定其存廢，而詔堯臣等校勘，定著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九卷，分類編目，總成六十六卷，於慶曆元年（一〇四一）上之，賜名崇文總目。

○二帝：謂唐堯、虞舜。

○三王：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。

○商鞅：衛之庶孽公子，姓公孫氏。好刑名法術之學。相秦孝公，變法致富強。封於商，號商君。貴戚大臣多怨望；孝公死，卒被車裂之刑，滅其家。

○孫臏：齊人。孫武之後。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。後涓爲魏將，嫉臏之能，陰使召臏至，藉法

○孫臏：齊人。孫武之後。與龐涓俱學兵法於鬼谷子。後涓爲魏將，嫉臏之能，陰使召臏至，藉法

○後趙高純斯通盜謀反，腰斬咸陽市，夷三族。

○痛：同「悟」字，覺悟也。

○有為神農之言者：許行主張君臣並耕之說，後世稱為農家。事見孟子滕文公上。

○有為墨子之言者：墨者夷之，曾因孟子弟子徐辟求見孟子。事見

戰國策目錄序的語譯

鍾露昇

(鍾露昇選註)

劉向所校定的戰國策有三十篇，崇文總目說十一篇是不完全的。我向士大夫家訪求，才全找到。改正錯誤的地方，有不可考的存疑，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又得完整。

敘文是：劉向為這書作敘，說周初年，昌明教化，修整法度，所以國家大治；到以後使用權謀欺詐，而仁義的路堵塞，所以大亂。他的說法很好，最後說這部書是戰國的謀士，揣摩當時國君能實行的，不得不這樣做；這可以說是被流俗迷亂，而自信不堅了。

孔子、孟子的時候，離開周初年已經幾百年了，舊法制已經亡失，舊風俗已經消滅很久了；孔子、孟子獨自闡明先王的道，以為不可更改；哪裏是把後世做不到的強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呢？也只是適應所處的時代，所遭遇的變局，來定當代人的法則，使不失去先王的本意就是了。

唐虞三代治理國家，他們所遭的世變固然不同，他們的法制也有差別，可是為國家天下的意思，本末、先後沒有不同啊。孔孟的道，

也只是這樣罷了。因為法制是適應時代而變化的，不必完全相同；聖道是立國的根據，不能不一致；這是不能改變的真理呀。所以孔孟守着聖道，哪裏是喜歡立異呢？只是不苟且罷了。可以說是不被流俗迷惑，而自信堅定的呀。

戰國的說客就不然。他們不曉得信仰聖道，只希望遊說成功，他們的存心、注意，只是迎合權宜的計策罷了。所以議論欺詐的方便而隱瞞失敗，說明戰爭的好處而掩掩災患，他們領頭兒去做的，都是有利的，可是害處更大呀；都是有獲得的，可是損失更大呀。結果像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這班人，因此送命，並且諸侯跟秦國用他們的計策的，國家也終於滅亡。權詐成為世上大禍是很明白的，可是世俗還不覺悟哇。

只有先王的道，適應時代而改變，作法不同，而且考察起來沒有毛病，用起來沒有流弊。所以古代的聖賢，沒有以權詐來代替聖道的。

有人說：「邪說妨害正道，應當除棄滅絕它，不把這部書消滅，可以嗎？」回答是：「君子禁止邪說，一定要把他的說法明白公布於天下，使當代的人，都曉得邪說不可信從，然後再禁止，就可以齊一；使後代的人，都知道邪說作不通，然後再警戒，就更明白；何必消滅這書呢？捨棄而根絕它，沒有比這更好的。所以孟子書裏記載農家的言論，也記載墨家的言論，都明白地批評它不對。至於這部書的著作，上面繼承春秋，下面到楚漢的興起，記載二百四五十年間的事，本來是不可廢止的呀。」

這部書有高誘注的是二十一篇，有的說是三十二篇。崇文總目著錄存在的只有八篇，現在存在的十篇。